四書解瑣言

四書解瑣言卷三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叅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 編次

孫 宗純心一 挍

中庸

道不可須臾離總冒兩節兼動靜說於全體言須臾即須臾見全體却非泥不覩不聞為須臾也饒氏說截去前後際單拈不覩不聞謂暫焉之頃了思所以發須臾二字之義豈獨不可以

莫見莫顯爲須臾乎不覩不聞自對莫見莫顯一由動之靜戒懼爲存理工夫一由靜之動愼獨爲遏欲工夫章句並徹道不可離可見首二句是總領下二段而語類或問諸條猶未盡然也

一念之起人所不睹不聞而已所獨睹獨聞所以爲莫見莫顯愼獨二字子思固本之曾子然曾子爲揜著之小人示砭鍼子思言戒懼之君子加惕厲也十目十手他人之指視雖極森嚴莫見莫顯自己之覩聞更爲親切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心一太極也太極陰陽未分而萬象皆

含不可言有亦不可言無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渾然在中猶太極至無而涵至有至虛而涵至實所以爲天下之大本

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先儒皆不言有工夫艾千子主工夫說者非己山謂置下節致中和于何地愚按亦不是恐佔下節致中和地位以此言性情之德若跟戒懼愼獨說工夫則中和專屬君子非人人共有之性情矣已山又云本節文義是於上二節之下脫開提起仍從天命源頭說下於理固是然將上文劃斷一章書分兩截恐亦未然程子朱子是蒙上兩節分動靜二時

言之語類云不覩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推之莫見
莫顯亦便是由未發而發之時也蓋雖衆人不知戒懼愼獨而
事物未交無非不覩不聞之候感物而動即是莫見莫顯之時
夫不覩不聞雖有喜怒哀樂之情而未發也性也莫見莫顯則
是獨覩獨聞由性而發也情也惟本無工夫故衆人與聖人一
般都有所以爲性情之德而人不可離

天地位萬物育或疑孔子生當衰周之世而不行其道若無救
於氣數陰陽之患然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不相間隔於所以
位所以育之理無少欠闕至於老安友信少懷亦便是上下同

泝物各得所中和位育實事

脩道之教聖人所以繼天立極也達則堯舜禹湯文武窮則孔子中庸第二章首係以仲尼曰子思周自明祖述聖人為中庸一書所由來亦以見聖人垂教萬世之義

敬肆兩字是君子小人所以分未有君子而不成於戒懼慎獨者亦未有無忌憚而不為小人者

語類既是君子又要時中又字從本文而字看出將君子字一頓轉落而時中三字明有兩截困學錄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兩層直下無而字意雖於理亦通而義未[illegible]足

章句於君子下一德字德卽天命之性中字源頭然所以能時中者又有戒懼愼獨工夫戒懼愼獨自應說在時中一截與小人之無忌憚作對已山參困學錄謂說在君子內亦可者非隨時處中是就發用上說工夫在愼獨章句只言戒謹恐懼以上章致中是承戒懼來也然時中之中卽中節之和畢竟兼愼獨爲是。

衆論之不同奚啻千條萬緒以兩端槪之對中字言也一雖善而過一雖善而不及合過與不及而中出焉但過處不及處又極多寡不同舜則權衡在我合衆論而比量其輕重小大務使

歸於義理之至當蓋中無定體非舉兩頭以中折之爲中寬柔以教二句串下不報無道塡實上文正所謂寬柔以教也與下節衽金革二句句法相似蓋此但就風氣強弱上立論原非儒者之強故不另主立教言耳何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含忍二字固指不報無道而所爲寬柔者亦是能含忍而已

中庸之道昭然在人耳目而虛無空寂之教豈不隱乎倫常日用至平至易而長生出世之法豈不怪乎深求隱僻過爲詭異以欺世而盜名斷主此輩語類以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爲索隱三山陳氏以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爲行怪

恐未然

吾弗能已矣。論道理。便是遯世不見知不悔。說、來、却、須、有、別。惟覺道之在人循之則是舍之則非須臾不可離白歇手不來住脚不得。

章句依乎中庸。對上索隱行怪。不爲賢知之過。不見知而不悔。對上半塗而廢。不爲愚不肖之不及兩句各兼知行在內依乎中庸固是知之盡心與道一。亦即仁之至遯世不悔固是仁之至知而弗去亦即知之盡盡至二字內亦便有勇字意已山以知仁分貼兩句疑未是

費隱二字不平即費而隱自在不是費自費隱自隱也通章全是說費隱在費之中識得費處便識得隱處故二三節章句皆依首節於費字內揭出隱字而大文却不言隱

夫婦節莫載莫破總言道之費三節引詩亦是證道之費察字訓著是言道之費者昭著於上天下地之間著字要貼費字說其所以然者仍隱也新安陳氏言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便說費而隱不去於章句未合

末節道造端與及其字舉兩頭以包全旨只就道體說以夫婦之所知能者而言夫婦亦道中之人道不遺乎夫婦也以天地

之人猶有憾者而言先有道後有天地天地皆道之所彌綸也
夫婦與天地對舉者夫婦之倡隨出入一健順剛柔天地之覆
載生成一陰陽配匹天地至大而舉其端託始於夫婦可以見
道之邇而不遺夫婦至微而言其至直及乎天地可以見道之
遠而不禦

道不遠人因前章言道之費說到聖人不能盡天地猶有憾廣
大如此疑其遠矣故約歸到人身上來使人即身以求道下二
句又反言以申其義爲賢知之過欲求道於遠者截住他途
所求乎子臣弟友是凡爲子臣弟友者皆有所當盡之道而責

其能盡勿依或問泥定己之子己之臣己之弟友也聖人見道深責己重故自視未嘗有滿處未能是實見為未能不作謙詞耆旨重我所求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道見道之切於身故反之以自責自修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只是富貴為境之順者餘皆逆境君子安得所居皆平易然以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心處之則履危而安處困若亨順與逆總是一般故為居易即居易即是俟命中着一以字見素位而行自不願乎外非有兩層道理

辟如行遠節重兩必自意在造道之心固不欲自限於卑邇而

論進道之序却不能驟至於高遠蓋遠不始於遠所由惟邇高不始於高其基在卑然則邇固非遠邇正遠之所造端欲舍邇以求遠不能也卑亦非卑卑即高之所憑藉欲舍卑以就高不能也故從事於卑邇自可到高遠的地位苟未至於高遠還當在卑邇上用力轄語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困學錄亦云就到極高極遠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達處倘是卑邇匯參極貫之說以爲與必自意倘隔一層轄語又謂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於父母由是推之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渠意亦仍是高卑遠邇無定無

盡然不知父母順道理已是極至自不應倘作卑邇看玩夫子其字矣字乎字尸氣眞是唱嘆不盡葢此即大舜克諧烝乂瞽亦允若之事到此則天地位萬物育其理已在一家須看是何氣象

中庸明道之書何以此章忽然說到鬼神鬼神者理與氣而已是即所謂道也首章第一句天命之謂性便己該鬼神在內了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只是這陰陽氣化所以謂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鬼神效能於天地之間微鬼神乾坤或幾乎息矣張子以二氣言朱子以一氣言而屈伸往來

未嘗間斷其說益精
體物不遺章句言陰陽合散不主言屈伸此正可思物生之始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陽中含陰陰中含陽故曰合至於其終魂游魄降則陰不附陽陽不附陰故曰散合散二字流行而對待對待而流行前說俱包使但以陽主伸者爲物之始或嫌於無陰以陰主屈者爲物之終或疑於無陽註以合散字易屈伸字其以此夫

舜受終受命皆於文祖及既爲天子宗堯而不宗瞍所以明得統於堯而不私其所親也然禘黃帝祖顓頊祭法之詳實自有

虞氏始黃帝舜之八世祖顓頊舜之六世祖並祭及遠祖而反遺其近親乎不宗瞍者只宗祀明堂不以瞍配天耳其歲祀時享月祭則敬康而下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自有四親廟也益稷之篇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丹朱助祭曰虞賓則祖考明是瞽瞍以上宗廟饗之謂舜立廟以饗祖考鄭氏以為舜饗子孫之祀者非

子孫保之亦不是子孫保舜之祀言舜孝德之大能垂蔭後人而子孫得保其封土也

有大德而得祿位名壽侯氏以為必得者理之常舜也不得者

非理之常。孔子也。陳氏以爲堯舜當氣數之盛。故得位得祿。又得名壽。孔子當氣數之衰。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其實孔子德冠古今。而俎豆馨香。千秋萬世。其祿位名壽。更自無窮。

夏商以前。無追王之文。武周剏爲此制。非徇私意以崇奉其祖宗也。上節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實本此先世功德。追王自是當乎天理。合乎人情。禮緣義起也。

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謂文王自稱王者。固謬。謂武王既受命。尊文考爲文王。而太王王季。至周公制禮。始追王者。近是。而亦未確。太王王季文王本同追王。顧獨不言文王者。上文周

公成文武之德章句追王蓋推文武之意若文王與太王王季並言追王則只可謂推武王之意而安見其爲成文武之德乎文王雖隆追王之禮沒其追王之文謂追王太王王季是文王之意也亦即所以推武王之意耳

達孝者達乎孝之道通達事理委曲周詳洞徹無間故能不拘形迹不泥故常謂之達孝照下善繼善述達字應就武周說若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爲言意味轉薄

善繼善述孝之理推之無不通謂之達禮之無不盡謂之至

毛西河云赤刀大訓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

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時祭焉得有此故以宗器為
宗廟之祭器此泥春秋二節時祭祫祭之分耳不知朱子章句
並未嘗以宗廟之禮專主祫祭脩陳設薦但屬時祭時祭亦祭
太廟豈無序昭穆之禮而祫祭亦必有修陳設薦等則宗器豈
得謂非大寶器至宗廟祭器或兼及之則可耳赤刀大訓天球
先世所藏之寶器陳之以示守傳犧尊琛爵簠簋宗廟所用之
祭器陳之以待獻享

困學錄云春秋二節上節舉祭祀之大略下節則推言其義以
見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無時祭祫祭之分最為融通愚按上

節以未祭之先言下節以方祭之時言無論脩祖廟决非臨祭之日陳宗器亦必于未祭陳之如周禮太宗伯之職大祭祀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奉玉齍皆祭之前一日事裳衣藏之守祧將祭則以服授尸惟薦其時食應在祭時而亦必於其未祭先求備物以待薦享之用至宗廟之禮一節方是廟中祭而行禮

祭天於郊祭地亦於郊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泰壇即圜丘即南郊泰折即方丘賈疏以爲北郊五峯胡氏謂古無北郊只社便祭地朱子以其說爲是故曰郊祭天

社祭地意方邱祭地雖在北郊祭則名社蓋社有與稷並舉者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故天地爲大祀社稷爲中祀而社非祭地社有與郊對舉者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牛皆角繭栗器皆用陶匏明與郊並重王者父天而母地惟天子得祀之故社卽祭地祭地之社是夏至日至方邱之祭而非雉門外春祈秋報以句龍配祀之社

禘嘗與郊社並稱禘祭自是大禘而非時祭此節書極言武周禮意之宏深故特推報本反始之義若以時祭言是舍其重而反舉其輕必無是理矣論者但以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爲四時

之祭。而以時祭之名禘者當之。不知王制本是殷禮。夏祭曰禘。鄭註直云夏殷禮。周則春祠夏禴。詳見周官大宗伯。則周禘之為大禘無疑也。獨以嘗本時祭。而嘗對禘。疑非時祭而舉一以例嘗。應大嘗即為大祫。祫主合食、四時之祭、亦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廟謂之時祫。但不及毀廟之主。惟三年一祫、合已毀未毀廟之主單陳于祖廟謂之大祫。嘗考禘祫之祭、間於四時。謂之間祀。禘在四月。間於春夏。以其正當夏禘時祭之候。故周改時禘曰禴。四書攗餘、大禘不于春則于夏、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禘不止于夏、宜不及春、謂春夏皆有者沿于郊特牲祭義春禘之文、不知此禘字本是禴字、又曰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但大禘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但以始祖配、若不舉時祭、則羣廟之主少一祭矣、恐無是理、意大禘是祭于始祖之廟、羣廟之主各于其廟祭之、而不合食于太廟、亦不

更舉時祭之名祫以十月間于秋冬在秋而適當嘗祭祫則不
罔非不祭也
嘗嘗即祫也故名大嘗在冬而適當烝祭祫則不烝烝即祫也
故名大烝魯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說者謂魯之禘祭應是祫
祭理大物博而登之於頌自非時祭之嘗確證甚餘云大祫必于冬故名大烝
此是偏舉又曰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嘗言舉嘗烝之名謂
之大嘗大烝而不更名大祫亦非有時祭而不祫祭之謂昔成
王康王尊魯而賜之重祭得用天子之禮樂外祭則郊社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嘗言大嘗且又嘗先乎禘惟嘗即大祫同是重
祭故可顛倒言之仲尼燕居篇亦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舉昭舉穆咸在亦惟爲禘祫大祭正

猶社與稷並言則社本中祀而與郊並言則社即大祀祭地

哀公問政夫子獨舉文武之政重美備意前兩章言文之無憂

武周之達孝盡倫盡制見文武能盡中庸之道故我周一代之

政有非累朝所能及者章內如達道達德九經引之則愈深恢

之則彌廣聖人憲章之素志於是乎在若爲對照哀公重法祖

意雖無不是服光却反短淺耳

從仁說到義從仁義又說到禮禮從仁義生出生字當如是看

謂禮生等殺固非謂等殺生禮亦不是

喜怒哀樂率其性之自然而時措咸宜故中節之和爲天下之

達道子臣弟友循其分之當然而範圍不過故五常之理亦爲天下之達道

三達德離不得誠五達道亦少不得誠程子謂只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蓋以一貫三以三貫五誠實此三者即誠實此五者誠則皆誠而非別有一誠故也

近知近仁近勇即在好學力行知恥當下蓋其不自是不自私不甘人下原自性分內帶着知仁勇來即三近根子章句三箇足以只據現在工夫言之不是說效與必明必強意稍異

治天下國家之道行之一時則爲政垂之萬世則爲經此九經

卽文武之政之布在方策者修身是政之本故九經仍從脩身起

體羣臣呂氏言視羣臣猶吾四體卽書作股肱耳目之意解體字亦得聲句設身處地而察其心爲體貼體察之體體字作活字義味尤長下待誠養厚兩意俱在涵葢中矣

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夾持脩身之義已盡然無事時雖已把持得定却恐於動處走失故脩身工夫尤要於動時着力非禮不動舉一動字而視聽言該之

誠者天之道卽天命之謂性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者而言

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推上一層在天之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中庸本旨在人之天也上誠者誠之者一言本然之理一言當然之事下誠者誠之者各以其人言之困學錄云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兩種人總是誠之內事此言未確玩章句則亦天之道也聖人天性渾全與天爲一自然能誠不須有誠之工夫故亦爲天道二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纔是說誠之之事與誠之之人此字坐實學利困勉不帶上生安章句自極分明以下十二章天道人道各開說分項此節誠者誠之者來不當以不思不勉之聖混入人道謂

亦是誠之內事

學問思辨行或問相承說不然亦不容過泥其間有一定者學是擇善施功第一層行是工夫收煞處中三項因學而有所疑則須問也至於思或在學之時或在問之後辨或因思而自爲辨析或因問而與人辨難問只訪問辨則往來議論更多折辨思但尋思辨則是非可否敎有分辨總要求箇善之所在而可見之於行四者功不可闕而序不必拘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性敎二字固從首章來朱子謂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敎二字義不同者天命謂性脩道謂

教原性教之所由名此則以所性而有由教而入分誠明明誠之爲天道人道之謂謂之語意自別

首章位天地育萬物中和既致感應之機自然如此此章盡人物之性自有經畫區處如禮樂刑政之類註所以言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蓋原其理之一性者萬物之一源至誠能盡其性天地人物固一以貫之乃其分之殊盡人物之性須教有分別則字層遞而下不得謂盡人之性即是盡物之性也陳白沙和友詩云一様春風幾樣花乾坤分付各生涯正從人物同一源頭寫出各得其所道理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即在盡人物之

性內不是此外另有參贊之事謂之贊者天地生人生物而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便是天地之化育有缺陷處天地所不能而至誠能之裁成輔相其功用直及於天地由是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謂之三才並建

知天地之化育至誠之理有以默契其本原贊天地之化育至誠之能有以補救其闕憾

曲能有誠何只足上非起下致曲是做擴充工夫能有誠是工夫到後即不復謂之曲矣曲固誠之偏端誠是曲之全體本非兩件所以曲而既致亦即能有其誠也已山謂是足上起下之

辭故下即緊接誠字案案貫將去然惟下又接一誠字貫將去可知此有誠不是起下

至誠自誠明者也道可前知總不外一誠禍福將至而未至善不善只有箇得福得禍之理所以先知爲難至誠於其幾知之仍自其理知之鬼神著其幾爲誠之不可掩至誠察其幾爲誠之無不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道固然也察是明察之察與明物察倫察字同不是術數推測

誠者自成也誠字以實理言兼天地人物在內章句後一截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貼而道自道句但就人說以天理

之本然者而言則實理爲本實心爲用以人之行此實理而言則實心爲本實理爲用

誠者物之終始申上誠者自成句言此理之所以成其爲物者徹頭徹尾無少間斷直該乎物之始終物字所包本甚廣但于忠立言之意却重在人須從天下之物側注到人身上來物即物則之物如貌言視聽子臣弟友有是物便有是誠誠之終始即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反言以足上句起下文誠之爲貴不誠是心不誠無此實心則無此實理雖有是物只賸箇空殼子耳所以謂之無物誠之是以實心而存實理包許多擇執工夫在

內全節注重末一句是責成語

天地之道博也一節與至誠徵則悠遠一節相應天地之道理與氣而已不貳以理言博厚高明悠久以氣言章句各極其盛卽博厚高明悠久天地氣化流行之極其盛也時解但以形體言者未是

天子聖則天下皆懸天子貴則天下皆賤必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者是以上治下以貴治賤天理合當如此非天子句一篇提唱三不字名分截然罔敢踰越此了思嚴切示人全章警策處

上焉者節本是過脈以時位來出德字來即無時無位者之不足致民信從見王天下者雖有時位而無德亦無望於民之信從纔與下爻故字一線相承

本身六事時解但重本身句徵民以下說成效驗非是慁拨不驕根原固在本身句爲一節之綱徵民跟本身來察民之信從與否以自驗其本諸身者善與未善下四句一例不謬不悖等重各上一字以不驕之心去考建質俟不謬不悖等是考建質俟之心必欲其如此倘一有不合猶未盡有孚實際工夫須處處收拾來歸到不驕上去纔合有字之脈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總不外一中堯舜執中夫子時中遠宗其道也文武監夏監殷以用其中夫子從先不倍以守其中中無定體律天時無定之中也中又不易襲水土有定之中也

天時自然之運固不須說地以水土言者土之下皆水而水能載土開闢之初地未成質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成地水土即地也一定之理如原隰高卑之異勢剛柔燥濕之異宜兼形體與性情言

於並育並行見不害不悖自有條理如川之流焉是太極既分物各一太極也小德也於不害不悖見並育並行自有根本爲

化之敦焉是太極未分物其一太極也大德也流亦是化敦亦是化宰乎化者是德化非有二德亦無二也但自其分出處看則爲川流爲小德自其一源處說則爲敦化爲大德

其仁其淵其天從經綸立本知化推論到至誠心體特下肫肫淵淵浩浩等字極意形容而仍有形容不盡之意所以爲大德之敦化

闇然承尙絅說日章承衣錦說兩層固皆亟然尤亟闇然意以其衣錦而更尙絅也柏廬朱氏云日章卽套在闇然內知淡簡溫三句不厭文理卽在淡簡溫內而字補上方合引詩衣錦又

要領綱之意

著乎外本乎內有諸內形諸外註雖一樣說內外然風之自是以身心分內外微顯皆只在心裏邊微是念頭初起顯則其是非自己心中煞甚分明微之顯是卽微卽顯獨中不可掩之實故下節引詩潛伏言孔昭章句亦云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黃氏曰先師言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實切如云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尊德性道問學皆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愚按戒懼慎獨尤是下學工夫要須明善誠身

擇善固執尊德性道問學須是能主敬然後工夫皆切實故中庸以戒懼愼獨始以戒懼愼獨終焉

孟子上

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大本領存而爲天德即發而爲王道故開端第一章即提出以告梁惠王

王何必曰利一語截斷衆流先去其深錮之疾使肺腑清淨然後可進我仁義之說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聖賢之學固是如是然欲歆動時君亦必并言其效故仁義外之利不可言而仁義中之利所自有

不必以仁義爲求利之資矣也
不遺其親即所以爲仁不後其君即所以爲義仁義之利利仍
是仁義上以此施下以此應也
重言以結上兩節不止文章結搆謹嚴將前文一倒轉說是截
住後路反覆以致其諄誡之意
沼上節係辨當日孟子見王王親近尊禮孟子與之立于沼上
顧鴻雁麋鹿而問賢者亦樂此乎是疑詞極是舊說孟子燕見
梁王王適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見孟子而自慚者非益孟子
之見梁王王嘗迎之于門延見于大廷先盡賓主之禮沼上

旣非見賢之地孟子亦斷無陡然闖入致王嘗見孟子若出不意者乃知前人看書儘有于情事未合處此雖似閒文却甚有關于禮數不可不知

賢者而後樂此人皆知孟子迎機以導因王之自疑而引之以賢者之事不知纔說賢者而後樂此即又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一反轉說話便危悚連上句而後兩字並是難詞尹氏所謂其意深切者也

不日註言不終日毛西河謂無一日成一臺者解言不計日引國語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若作不終日解則於勿亟有礙矣

抑知不日而成民原有急於成臺之意文王恐過勞其民故戒以勿亟而民自如子來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是下二句自爲開闔以申明此句之意夫何礙乎且不日而臺成惟其成之甚速所以謂之靈見靈臺之所由名在此若作不計時日則勿亟二字反成贅語耳惟言不終日誠不免於太速竊以不多日爲穩

農桑教養等事自是王道根本最要之務此却以不違不入等爲王道之始者是時王政不行法制盡廢五畝百畝之制蠶桑畜牧之經許多規畫非倉猝可能定若此三者只因民之所利

而致其樽節愛養却無時不可舉行況此日之梁因荒發告發生送死尤民生日用所最急故王道之行必自此始觀於告齊宣王但舉制產一節不及農時等項可知上一節事是承梁王救荒說來

上節曰農時下言其時者就民言則爲農時以君視民則爲其時也違與奪義亦有別違者民自有事而耕耘收穫或後其時奪則君有力役使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失其時也註所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者疑是勿奪其時正解

王無罪歲說統謂句內便含罪己意蓋平時無五畝百畝之制

使民無以爲衣食之源王之罪一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民不得其養是禽獸重於民而民反輕於禽獸王之罪二也倉廩實府庫充疾視其民之死上慢而殘下王之罪三也即天降災祲亦非徒氣化上事只就好戰一端上足干天地之和下則奪耕耘之候是窮兵黷武以致凶年王之罪四也先下罪己之詔發倉廩賑貧窮以救目前之急然後王道次第舉行乃可謂之盡心於民也

刑罰繁則民無所措手足稅斂重則民困於衣食況此日之梁三方挫衄糜爛方深兩河告凶饑莩載道奈何又困之以嚴刑

重斂乎故仁政原不只此二項而省刑薄斂又是此時急務爲所當先者也

暇日雖言耕耨之餘然却從省刑薄斂來若非省薄之日則農功雖畢不困於桎梏即擾於追呼安得有此暇日

兩提彼字見敵國自棄其民民不爲用往而征之是正其虐民之罪不爲自已洩忿所以彼民自不與吾爲敵以申明上文制梃可撻之意

分則爭一則定一是權統於一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疆域自分綱維自一不是兼并諸侯席卷天下而後謂之一

也已山王氏云不在變封建爲郡縣極是輯語三代以前有治亂無分合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顯與孟子之言爲背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聖王之一天下只以德耳人君有不嗜殺人之心行不嗜殺人之政則四海咸歸九州胥附人心一也風流令行自近及遠政教一也小懷大畏恐主恐臣權勢一也四國環衛夫神京一人君臨乎天下而人一統之模成焉由是干戈載戢兵革不試所謂定於一者如此

殺人何事而忍嗜之然人君不以愛民爲心則無往而非殺人之事嚴刑酷法殺人以從聚斂橫征殺人以賦爭城爭地糜爛

其民殺人以兵肥肉肥馬取民以養殺人以獸至於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餓歲凶年殺人尤甚焉有君如此謂之嗜殺人者亦宜孟子此語最爲沉痛其以警時君者深矣

齊桓晉文之事以無道無傳截住與對梁惠王利國之問何必曰利一語相似蓋桓文圖霸之事亦不外富國强兵之類也

齊宣開口便稱桓文是當時所尚孟子開口便舉仲尼是生平願學見崇王黜霸學問根源在此

德何如德字是言恩澤之施就用愛上說非心之德德字何如則可以王齊宣看王字甚難不知德澤之何如廣被意蓋謂必

無一物之不被其澤而後可即此一問中亦見不知推恩之序

故孟子援口說箇保民

術字本不好字如齊桓晉文之事所以不足道者爲其術權詐而用術故也仁術却是仁之妙用仁心有窒礙難行之處正以仁之有術而能通術由仁生仁以術運自不可無亦見天下無行仁而或窮之理

爲長者折枝集註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匯參謂趙註言事長之禮於爲長者三字較有情然如今註極言其不難儘可却猶未知集註之實

勝趙註也葢此章前後引喻皆遠取諸物如挾泰山超北海舉百鈞舉一羽察秋毫見輿薪緣木求魚皆以物相比折草木之枝正與爲類隨所舉示原不必于長者有情而折枝之易與挾山超海之難相反相形分明指出篇不能不爲模樜正寫得形字出故以集註爲得孟子語言之妙尤合也

齊王問七十里之文囿孟子不與辨駁而反順其言曰於傳有之囿是借文王以引進齊宣使與民同之然意尤注重末節以囿爲阱彝句說得驚心動魄一不與民同害遂至此與文囿正是相反使齊王聽之亦自不寒而慄此孟子之善於進言處

上節從流連之樂荒亡之行重複繳轉先王已將今時之弊截住則惟君所行自合單主先王之法言景公本不當有巡狩之事時亦不復舉行述職而春秋省耕省斂皆先王之法天子諸侯皆行之今君既欲比於先王觀則惟此爲當行者也前路逼拶歸結到此正與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一問針對

戰國時人皆已無周獨此明堂巍然在齊境內殊爲礙目故謂王毀之輔氏謂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愚謂未必是同子貢欲去餼羊本是嘆告朔不行作此無聊之語未嘗不爲禮起見但眼光與夫子別淺深耳要豈欲毀明堂之意哉幾明彼

便曉此

水許詩傳是指漆沮二水史記周本紀亦云太王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獨程大昌雍錄言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詩水字與漆沮無干四書釋地稱其精確愚按詩傳根據上章自土沮漆之句原自確鑿又考皇矣之篇居岐之陽在渭之將爲文王伐密以後徙宅於程之事程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是岐下本末至渭水太王自豳遷岐宜無迂道反從渭以達岐論古者但當根據雅詩太王遷岐則循漆沮以至岐下文王遷程則自岐而南乃在渭水之側兩詩分別言之

確有明徵。不得謂朱子未至雍岐。疑詩傳并疑雅詩。

梁惠王沿上之樂。齊宣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是人欲之私。孟子卻即就其人欲引之天理。挂胸中先立一王政與民同之之意。作定盤針。磕來碰去。隨所與言。總歸結到此旨。至如公劉太王好貨好色。尤是無中生有。從無證據處。尋出證據來。

顧左右而言他。是一付老擦心肝不愛善言的光景。使孟子雖善進說。至此直無從置口。此不是自慚。正截斷後文說話。所以不足與有為。

王無親臣。無字。就王心上說。不是以亡去為無。以亡而不知其

亡爲無惟有無從不關心雖亡去而不知則不亡去者心上亦未曾有不然王所進用之臣不必人人亡去豈得便說是無愼用賢人之君左右諸大夫是亦因其賢而用之未可不是疑其避卑踰尊其間私但人而衆賢則賢之者必不自左右始必不自諸大夫止故於左右諸大夫之言皆未以爲可也至於國人皆曰賢則合朝野上下同然一詞其論既公猶必虛心體訪親見其賢而後用之則亦非但憑諸國人之言也所謂愼也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不是齊王嘗有此言只猜王之意如是所學是王道從我則從其功利之私如齊桓晉文之事非指好樂

好勇好貨好色等

君民隔絶災祲之得以上聞者賴有司之告耳告之而聽民困猶得稍蘇即告之而不聽亦姑盡有司之職乃今之爲有司者若另有肺腸或逆料君心猜知太吏不欲爲賑卹之舉告之而恐拂其意或慮災傷入奏賦斂一捐在己遂無所沾潤又或以凶荒爲逆國之事徐俟同寮之先發究之彼此覩望因循既久竟至不果不但日不告而日莫以告是相習成風打成一片莫有以告者矣嗚呼有司若此斯民倘得有生理哉

出爾反爾承上句來曾子意中重在反見出爾即反爾故當戒

其出對節末君無尤焉句孟子引來重在出見反爾原由出爾故不當尤其反

顧宗孟謂太王事狄正是緩狄之策預定遷國于胸中而以空國委之非也太王事狄原冀得免於侵始以皮幣繼以犬馬繼以珠玉苟可免於狄人之侵豈必爲遷岐之事豳邠地固公劉所以立國當年陟巘降原何等鄭重傳及太王已歷九世使非狄難萬不得已而輕于棄之如世守之謂何故謂太王預定遷國而以事狄爲姑緩時日之謀此後世機權而非聖賢之心也物必先腐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讒入之平公之見孟子原非

本意故臧倉之沮得乘間而入此自應專責平公然而孟子只以天自安遇與不遇總歸之天既不以此病魯君於臧倉又何尤

聖賢以天下之治亂任諸已而不諉其權於氣數故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聖賢以斯道之興廢聽諸天而不授其權於讒佞故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者聖人之門學術自正如子路子貢論仁皆在理欲上辨別夫子卻恐並其功而沒之故言其有仁天下之功至孟子時人心惟知功利使無孟子之言天下

誰復知有王者之事亦誰復知孔孟之學實備乎王者之德哉故就春秋而論自不可無管仲之功從聖賢而論自不顧爲伯者之烈

告子謂不得於言在已之言也孟子之言知言在人之言也或問如是自極分明如告子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性猶湍水前後四章於理皆不能通達是其不得於言確證語類却言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文集又謂言爲心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朱子本末有定論故集註只渾言之但前後義各有當此不得於言自主或問以在已之言爲是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倒從下文知言養氣反照出也疑懼即動心不動心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直養無害集註明有兩層下文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長是無害賢註言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者非是

塞於天地之間雖就直養無害者說却要見得人生而有此剛大之氣本是塞於天地天人一理生來不曾虧欠些集註故於下節特提明養成此氣以立上下界限

集義所生何是主非義襲而取之是足上句意非義襲而取正見必集義以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是中說所以不可襲

取之意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是從養得浩然之氣來

不動心首重持志孟子前言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於後乃曰知言養氣似少了持志一層添了知言一層不知惟精義乃能集義知言養氣是二是一而持志爲知言養氣之本說知言養氣自有持志工夫在內此更不消說也集註於持志曰敬守其志敬是聖學工夫主腦持志是主敬精義集義亦要以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必有所事是敬也故必持志而後能知言養氣至於窮理集義之功既至而於天下之事

無所恐懼疑惑收效在不動心又即持志工夫盡處此聖學許多頭項皆一絡索事總是心上工夫

所謂告子不免於四者之病者如以生爲性是偏於氣質一邊而於義理一邊則敝矣由是而爲杞柳桮棬之喻又爲湍水之喻是其言之浸淫汎濫而心之陷溺可知愈陷愈深至同人性於物性與道理全然離叛而自成其爲一家邪辟之言然正理究竟離不得離了便說有所窮於是遁而之他如始言以人性爲仁義仁義皆在性外後又言仁內義外者是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如絲連繩貫發現處雖各有條理其根底

只是惻隱葢仁是一腔生意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從此生出

朱子謂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言三者之心都不會發

動也所以仁統四端

顧麟士曰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葢此章爲當時諸侯發也觀

於第二節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作擴充槪

子末節能充極其效於保四海則謂爲諸侯發者固是但章首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道理直從天地生人說來發端一人字固

大概說第三節特下今人二字亦仍泛言四節六節疊疊提掇

人字當非專指人君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新安陳氏以爲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按涵養節制已是工夫張子言心統性情是就生初說人生而有此心心全具此性心統性也心發揮此情心統情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何等胸次從此日進便是大舜善與人同氣象故孟子將來與舜禹同列不然聖門賢者儘多何以獨取乎此須見其無人已之隔氣象闊大處不當兢兢於有過無過但稱其克治之勇

禹聞善言則拜或問小註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

問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眞見於行事處此言未是若聞善言而不見於行則拜亦虛文豈得謂出于誠意葢其所以不同者禹之拜善猶是有意舜之同善直不自知也

舍己從人自是舍己之善語類因言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葢不知善之在己也集註却言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初看似與語類有異細玩自不相悖葢未善是舜自視爲未善不知善之在己正聖不自聖之意若眞認爲未善便礙理

夷之隘惠之不恭精義云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淸以不恭爲和

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隘却要從清看出不恭却要從和看出惟清之至著不得一些塵垢所以隘和之至無入不可以與處所以不恭隘自是伯夷之隘不恭自是柳下惠之不恭說來要有分寸不得一味貶駁

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名主桓公不名管仲上已出云不敢名自君心說不可名以臣品言愚按君之不敢名以其臣固不可名也則不可名雖以臣品言仍自君心看出

皆適於義義字從下文有處無處處字生出處物爲義也義字實際固在下文然所以皆是自以合義義有權衡故不偏執一

意義有裁制故亦不涉游移皆是即貼義字說謂未說到義字上者似太拘

邑有先君之廟者以其邑封同姓子孫故有先君之廟平陸爲孔距心邑或不當有語類云王之爲都恐是都鄙之都即四縣爲都也此語類可訂集註之誤

去之或只罷去黜責失伍罪應不至於殺立而視其死五字直是逼得緊使距心不得不任其罪然終不聞其請命於王孟子所以有他日之見而爲王誦之至王亦自引爲罪應有發粟賑民之舉惜乎記者之不詳也按第十四卷

註云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疑在此時。

或問勸齊伐燕有諸這或人即是陳賈一輩以燕人旣畔欲諉咎孟子以爲嘗勸齊伐燕却正欲爲齊王出脫

齊之無道與燕無異者應如楊氏指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而言雙峯饒氏謂齊以諸侯如何可擅相征伐說統亦謂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恐非當時孟子本意齊之伐燕若能弔民伐罪無殺戮係累之事亦何爲而不可惟是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彼固爲無道之燕此亦爲無道之燕直以燕伐燕而已

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如湯武是也。奉天命不是奉王命。葢戰國之時勢。與春秋異。春秋時周室猶爲共主。至戰國而天命人心已去。孟子正欲王爲湯武。不是必請命於衰周。

王庶幾改之。集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集解觀致臣與留行兩尋。並未明言王不能行其道之意。想齊王當日亦必有小事爲孟子所不悅。故託之而去。愚按此應不是小事。就書之次序觀之。孟子致爲臣而歸。恰在伐燕燕畔之後。或卽指此一事。孟子前日曾勸王勿取。後因諸侯謀救。又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等言。王不能用。是卽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者也。

且茲事所關甚大齊王不用孟子之言伐燕取之至齊湣王時燕用樂毅破齊下齊七十餘城齊國幾亡禍機却伏於此孟子早已見及所謂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者正指此事故雖已去而猶惓惓望其能改

于卑見王是行道濟時之本心三宿出晝是愛君澤民之餘意

求齊之初其志方銳故本心曰汲汲去齊之後屬望猶深故餘意曰惓惓

有王者必有名世有名世亦必有王者不先不後應運而興所以謂之名世者有民胞物與度量有撥亂反治心胸有超越天

下才識有經綸宇宙學問故功加于時德垂于後聲名燭焉末着一者字俯仰古今穆然意遠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節自應照註聖賢憂世樂天並行不悖意道理甚大纔見聖賢心體中正無偏悲憫悒鬱之中襟懷仍復灑落徐巖泉謂此節正解不豫之意以末句爲掀起語應轉首句明已所以不豫者非已山謂樂天意只於言外得之不宜便入者亦不是蓋聖賢憂世之心本非怨天尤人充虞引夫子之語本是不合故旣荅以不豫之故而又言未嘗不豫正應其所謂不怨不尤也

惟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到堯舜地位亦只完得性善本量若少不如堯舜便於自已性上有欠闕堯舜是性善的準的

民事不可緩此句是一章大旨民爲邦本人君之爲民謀者自當策其萬全而本末具舉然亦必權其輕重而先後布之不可緩自應照制產行助說已山謂民事指耕耘收穫之事非

語類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或問亦言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甚矣不

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也然朱子雖疑其說不欲妄
生見解強為附會故集註仍依孟子本文玆攷先儒論說如劉
氏皇甫氏熊氏陳氏徐氏金氏袁氏輒憑臆見自立一說而謬
悠舛錯皆不得其當惟孔氏謂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周
土闢人稠故其畝特小周之二畝當夏之一畝蔡氏邕又云夏
尺十寸商九寸周八寸授田多少歸于尺寸廣狹不同意與孔
氏相近然孔氏推原其故于理可通而說无所據參之蔡氏似
覺可憑而倍多倍少亦終未合愚按步百為畝三代授田本同
五十七十百畝此算法各異夏之量田一縱一橫如信南山詩

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自南而北自東而西禹甸只縱橫算也井田用開方法薛常州云開方西面算之則五十畝恰有百畝矣而商周乂有七十畝百畝之異者溝洫隨山隨河地形有曲有直商人除寬狹尖斜不成方者不在授井之內王制所謂方百里者爲田九萬億畝三分去一餘六十億畝百畝而三去其一則只七十畝也虞氏鄭氏謂王制是殷制周之徹法按畝丈量截長補短統寬狹尖斜折計成方而舉其全數故有百畝總之貢助與徹歷聖有變通之權當革者革之畛涂溝洫三代有相仍之舊□嘗因者因之周之百畝卽殷七十畝夏五十畝而何至有毀廬

舍壞溝涂紛紛煩擾爲哉

龍子春秋時人所言貢之不善是春秋時徹法中所行之貢法非禹時之貢也蓋在夏有貢無助在商有助無貢惟周之徹法貢助兼有而行之既久助則善貢則不善也龍子之言本以助之善形貢之不善意在譏切時事孟子引之是以貢之不善形助之善意在勸滕行助

方里而井五句是商之助法集註以爲周者以井九百畝爲周徹授田之數也不知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自是商制周則九夫爲井中百畝並授于民而私田百畝中各有公田十畝合作均

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與商之助法少異九夫爲井見周禮小司徒匠人之職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一井亦明有九夫孟子本未見周禮前引大田之詩以證周之亦助周制蓋已無考此亦但就井之形體而言即孟子自定井田法度合訂云以周之田數行商之助法正自有見不得以其背許少之

許行爲神農並耕之說或問以爲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亦當隨時立政而不容守其舊矣此說未是蓋神農是開物成務前民利用之聖人雖世風淳樸而君臣之分既定豈得有並耕之理許行特以其

荒遠無稽造作此語以煽惑人心耳豈如或問所云
聖賢以傳道而有徒許行欲以神農之言欺世故亦必多爲徒
黨其徒數十人是許行以神農之言煽惑得來
上言數治舉禹益稷契而不及皐陶下言舜以不得禹皐陶爲
已憂獨舉禹皐者文有互見舉兩人而益稷契該之矣抑以見
洪水未平則明刑之官可緩教養既舉則弼教之任非輕
齊價是但以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不論精粗美惡乃孟子闢之
之意註蓋須透下意而言在陳相口中自不宜露說絖所謂欲
舉世皆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當下並無此意

蓋陳相本是遁辭只要說箇市價不貳自然莫欺直忘却精粗
美惡了猶前言並耕彼豈知有大人小人之事哉所以孟子特
地提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精粗美惡極其不齊所以價
必不可並下子比而同之一折自倒

夷子厚葬其親原是他天良發現從一本上生來則是以所賤
事親孟子故意激他欲使反求而得其本心猶與齊王言不忍
之心而故以爲愛一詰難相似蓋石中之火不擊則不出夷子
雖有是本心之明而學於墨氏不能不至於汩沒故特提起厚
葬一事挑撥擊動正使他自體自認

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蒙引言且無論愛已之子過於鄰之子也視其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已之子益可知此言非是人之用愛親疎本是不可無等而已子與兄子却又不可有所區別視兄子爲不如已子便是私意孟子言愛其兄之子兄子即當已子不必於兄子外更添說已之子

墨氏愛無差等孟子曰二本朱子謂千萬本總是箇無本

陳代以枉見爲小節其視已也甚輕矣故以爲枉尺直尋孟子枉尋直尺且只就其言利者而反折之猶未明言所以不可枉之故至末點出道字已字君子之身爲抱道之身枉已即枉道

道無分於大小總不可枉君子之守道豈反不如御者之守法
扼重道字見非小節
周霄不是疑君子之急仕正疑君子之難仕古之君子仕乎一
問是要討出急仕意以諷其難仕孟子提出一道字來言急仕
難仕無非爲道急仕是行道之深心難仕是守道之正理不由
其道而往則旣無可守之道又豈有可行之道是以君子惡之
急與難固自並行不悖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二句是通章扼要語當此楊墨並
行異端蜂起爲我兼愛之說皆與仁義之道爲敵士生其間前

不見先王後不見來學其勢甚孤而士以守與待爲己任誠何如事乎以其身係斯道絕續之交守先則功在先王待後則功在學者

宋之所爲將行王政者當以後二章觀不勝爲薛居州盈之欲輕賦謂能尊賢用才發征薄賦一時並以爲將行王政萬章亦如是云竊若據史記宋王偃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伯王天下者無論此時滕猶未滅卽果有此等之事亦正窮兵黷武殘虐其民諸侯方比之桀宋而萬章何至疑爲王政

葛雖無道明是國君何至殺人以奪酒食此要看得活當是無

道之國賊盜公行至於饋餉之童子有殺而奪之者而葛伯不為復仇直似與餉者為仇甚其罪曰率與率獸食人率土地而食人肉一例即趙盾不討賊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之意

曾子子路一以謟脅比之夏畦一以强言病其赧赧見汗賤者之可恥蓋汙賤者不知自恥而聖門賢人恥之孟子引來自重二子之素養上見其平日守孔門之法以道義自重即其言可以知其所養自不肯屈己以見諸侯與章旨有合謂只重二子所譏之人之可恥不重二子者非是

自古壞法弊政相循而不能改者大率多成於待之一字待之

云者因循苟且之輩遷延目前以此推託以此掩飾而已其實本無欲已之心

天下之生生於天實生於聖天無爲而人有爲治不常治亂不終亂挽回修救天特授其權於聖人故天下不亂則聖人不生聖人不生則天下不治而生民之道將絕天爲天下之生而生聖人聖人安得不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

禹治水先自下流掘地注海是下流近海之處書傳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故禹貢施功次序冀州帝都之外先兗青徐揚掘地即前言疏瀹決排掘去

壅塞地即四州之地下文江淮河漢由地中行則下流既治而上流亦安從源而達委皆慶安瀾也
誅紂伐奄非一時武王伐紂只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伐奄討其君至於三年者乃周公東征時事武王既沒奄與淮夷武庚三監一時同叛周公討而誅之三年即東征之三年也總冠以周公相武王者周公居攝而輔幼主所以終相武之事耳
孔子無命討賞罰之權春秋之作特明其義於魯史之舊文而直以爲天子之事者作春秋以討亂賊口誅筆伐嚴於斧鉞胡氏以爲王法寓焉者是也翼註謂不必依胡氏說只作還太權

于天下。猶疑詞意稍寬至蔡氏云記天子之事以記字換託字則全失正旨矣孟子陡然下此一語見孔子撥亂反治身任天下不得已之苦心知我罪我都不暇顧正不必以託南面之權爲嫌也。

戰國生民之禍不主處士傾危而言處士者遊說之士以其功利富強之說冀得當於一時之人君其議止于卑污猶未甚橫也若處士窮而在下目空一世而無所忌憚者其志橫溢也猖狂自恣而亢戾不馴者其氣橫厲也因而其議亦橫洪水橫流夷狄橫行猛獸橫噬害猶一時處士之橫議禍及萬世所以尤

可惜也
先聖斷指孔子謂統說三聖者非道卽仁義通節重此一句閑
只是守必說距放者譬如敵勢方張當其冦未渡入只當申嚴
號令高城深池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已及兵旣壓境
卽當與彼決一勝負故必當頭攔截不放過去且常勝之道在
我扼項擣虛追奔逐北務使潛匿遠竄不復敢乘間竊發而後
我之所守乃益堅固此則以攻爲守距放正所以爲閑也
人心爲治亂之本人心正而亂不終於亂人心不正而治不保
其治人心具有仁義本無不正是生而所以生之理也人心不

正而生機絶矣洪水之陷溺猛獸之殘害夷狄篡弑之背畔止在一時至邪說誣民而人心之洪水人心之猛獸人心之亂賊禍且及於萬世是以聖賢急欲起而正之孟子𠄌生道性善稱仁義惓惓不已之衷只我亦欲正人心一語道盡

四書解瑣言卷三